

暮悲邸 - 鬼屋驚魂 第五篇：不要屈服 (Don't Give In)

原作：Mira Grant

譯者：南極熊

對泰瓦的變質魔法來說，宅邸裏的地板或牆壁的材質就與攻擊他們的那隻怪物的血肉是相同的東西。一想到他們正在某個活生生且充滿敵意的東西的身體裏移動穿梭著，就讓人感到不安。儘管如此，當泰瓦將他們包裹在宅邸的主體之內時，他們就能夠進出房間，以及穿過大廳而不會受到任何的攻擊。每當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開始感覺到有不熟悉的情緒在他們的腦海深處開始拉扯著時，他就會放棄偽裝，這也讓他們避免受到了影響。

琦夢不得不認同他為他們施加和移除庇護的技巧，在隔開安全和失去自我之間的細線上遊走著。在其中的一個停頓期間，她問他是怎麼知道該要怎樣才能做到時，看著他的表情變得痛苦。

「在攻擊新非瑞克西亞的期間，我看到過我許多的盟友永遠迷失了自己，」他聲音空洞地說道。「而當我回到了家鄉，回到我美麗的凱德海姆時，我看到同樣的命運降臨在太多的人身上。我看到世界樹被燒毀。我所尊敬、崇拜的寰宇盤蛇寇瑪，也被捲入了殘酷的轉化之中。我能感覺到它蔓延了開來，跨越過兩個世界，從此我知道我自己的變質魔力在這個過程之中是什麼感受。我僅僅只是等到感覺像是世界快要終結了，在它真的到來之前，我便放開魔力。」

「我很抱歉，」琦夢說道。「我不是有意的——」

「但是，我們仍應該要繼續前進。」他再次轉換成高興的情緒說道。他將一隻手碰在牆面上，另一隻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房子的肉體再次在他們身上流動著，身上的悲傷和失落感突然遠離而去，都被隱藏到了噩夢的面紗之後。

他們開始再次前進，穿過各種不同的房間和掛滿了肖像的畫廊，還經過了另一個圖書館，但是這個圖書館的書架卻是空空如也，地板上散落著的碎紙片就像沾滿血跡的五彩紙屑。琦夢仍然眼帶渴望的看著它們，似乎是想停下來，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屍體之中重新拼湊出存在於這個死亡之地的屠殺故事。

泰瓦將他們的庇護移除後，又再次快速的施加上，為他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然後他們持續的前進著，直到進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房間——

它又大又舒適，還有幾張小型沙發以及一張大型且擺滿了軟墊的椅子，家具的風格顯然是為了要模糊兩者之間的差距而精心選擇的。沿著牆邊排列著數個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書籍和小玩意，奶油色的牆上掛著令人心情愉悅的圖畫。沒有散發出任何奇怪的氣味或不合理的陰影，也沒有血跡或夢魘。整體的感覺就是……令人感到愉快，是那種會讓他們兩個都非常願意在此打一個下午瞌睡的地方。

陽光穿透過兩扇緊閉的窗戶縫中照射進來，沐浴在一個坐在一張大沙發上的少女身上，她的膝上放著一本打開了的日記。她在上面寫了一行字，然後停了下來，把筆尖夾在嘴唇之間，若有所思地看著窗外下面看起來安靜的街道。她把一杯裏面滿是冰塊，還有看來或許是茶的琥珀色液體的

杯子放在旁邊的矮桌上，她看起來十分的平靜，跟之前遇到的所有一切都格格不入。這個房間不屬於這種地方，它與周圍的房間所形成的強烈對立，讓人感覺這是根本不應該存在的。

琦夢倒吸了一口氣，驚訝地抓住了泰瓦的手臂。他轉過頭看向那少女，微微皺起了眉。

「我認得她，」琦夢低聲說道。「我們剛進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在第一間客廳裏找到的照片裏面就有她！但是那張照片非常得老舊了……而她卻是比我還年輕。怎麼……」她摸索著拿到了探測器，並將它舉起在面前掃描著，就像她正在掃描著這個區域一樣。「這裡沒有處於發動中的時間魔法，她怎麼可能會是比我還要年輕？」

「也許她是一個鬼魂？」泰瓦建議著。「又或者是某種精靈？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存在，即便是包裹在這棟宅邸的庇護之中，我應該也是很難被忽視掉的。」

琦夢不可置信地看著他。「你要在這個時候吹噓自己是有多性感的嗎？在現在這時候？」

「我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快看，她就要走了。」

那個女孩仍然沒有注意到他們，她站了起來，帶著飲料和日記離開了房間。接下來所發生的轉變是迅速且可怖的。外面的晴天立刻變得烏雲密布，吞沒了陽光，牆面上的壁紙開始剝落，當窗簾滑動並遮蓋掉現在已經變黑的窗戶時，血跡也開始在地板上冒了出來，標示出她所留下的腳印。

「這看起來並不好。」泰瓦說道。

「不，不是的，」琦夢說道。「快點。」她追隨女孩之後而去，這次換成是泰瓦被迫跟了上去。

他們在隔壁的房間裏追上了她，那是一個小溫室，在她周圍的植物開始變得生機勃勃，死去的植物變回綠色，筆直地站著，雄心無比的藤蔓鬆開了對牆壁和家具的掌控，並退回到花盆裏。琦夢敏銳地觀察著眼前的這一切。

「我想我明白了，」她慢慢地說著。「無論她是什麼，她都能夠排斥這棟宅邸，並且宅邸無法碰觸到她。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她看不到我們的原因。如果宅邸不能在這個房間裏攻擊她，我們在這裡就應該也會是安全的，把庇護移除吧。」

泰瓦點點頭並移除了魔法，兩人恢復成正常的肉體，琦夢在清了清喉嚨後。「你好？」她開口喊道。

那女孩轉過身來，似乎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一般。面對眼前一個穿著陌生衣服、手上拿著一個四方方的掃描器的陌生女人，還有一個赤裸著上身、且赤著腳的妖精，她做了在這個情況下唯一合理的事——她放手扔掉飲料並尖叫了起來。

「哦，不！」琦夢喊道。「我們不是來傷害你的！我們只是想和你談一談。」

「妳們在我家裏要做什麼？」女孩質問道。

「我們迷路了，正試圖逃避過幾乎必死無疑的命運，並同時尋找著我們的朋友。他們與我們被一堵帶著惡意所出現的牆壁給分隔開了。」泰瓦說道。

那女孩看起來更加的困惑了。

「我很抱歉，」琦夢說道。「我們正在追蹤著一種無法解釋的現象，那個最後把我們帶來到了這裡。我是琦夢。你是……？」

「瑪麗娜，」女孩說道。「瑪麗娜·樊卓爾。除非你來這裡是要殺死我的，是的話那我就要跑到外面去尖叫著喊守衛了。」



「一個很可愛的名字，」泰瓦說道。「姓氏和名字兩個都是。我是泰瓦·科爾，斯肯法的王子。我們並不是來這裡要殺你的。我們可以談一談嗎？」

「我……好的，」瑪麗娜說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穿過一扇門，」琦夢說道。「我們需要知道在這棟宅邸裏發生了什麼事。」

「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棟房子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瑪麗娜皺起眉頭，顯然感到很困惑。「這就只是一棟房子，就和從前以來一直那樣的一樣。你們沒問題吧？」

「這棟宅邸裏一直總有怪物從牆中跳出來並試圖要吃人嗎？」琦夢面露驚恐地問道。

瑪麗娜盯著她。「什麼？才不！」

「我在圖書館裏找到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歷史書，裏面也沒有提到任何的怪物，」琦夢說道。「所以，顯然這裡發生過一些事情。」

「哦，你是說『建築會計』嗎？那是由上一位住在這裡的人開始記錄的。她有點古怪，從各方面來說——她覺得應該像對待一個生物一樣尊重對待每一棟房子。她住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最後也死在了這裡。當我們買下這棟房子時，房仲也有要求我們需要更新一下——這也是買賣的條款之一，要讓登記簿和我們入住的時間情況同步。爸媽覺得這樣作很傻，但我覺得這樣還是蠻貼心的。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應該因其在世上的位置而受到尊重。」

「就是這本書。」琦夢說道。



「就是那本在頁邊空白處標註了學術上令人感到不快的魔法的那本書嗎？」泰瓦問道。

瑪麗娜臉紅了。「我只是在做筆記而已。」她說道。

琦夢皺起了眉頭。「那是你寫的嗎？瑪麗娜，那種魔法是——呃，很危險的。如果你使用了那樣或類似的東西，將會有人們受到很嚴重的傷害，甚至可能會更糟。你有使用過那樣的東西嗎？這就是在這棟宅邸裏所發生的事情嗎？」

瑪麗娜的反應就像是對著一個相對小得多的孩子告知了她很頑皮的情況——她用雙手摀住了耳朵，緊緊閉上眼睛，高喊著。「你們不是真的，你們不在這裏，你們不是真的，你們不在這裏。」

雖然她腳下的方形地板仍然保持著不變，但是房間裏的其餘部分卻開始扭曲著變形，牆壁破出洞來，從中爬出身上化著膿、夢魘般的野獸，它們細長、有著多關節的四肢伸向泰瓦和琦夢。琦夢猛

地朝著瑪麗娜邁出一步，伸手要去抓住那女孩，卻被抓住她襯衫後背的泰瓦給阻止了，他拉住了她就跑。

他們再次朝著房子的深處前進，而這次有野獸們在後面追趕著。一直到他們設法繞過一個角落，把自己緊貼在牆壁上，並再次發動了泰瓦的魔法，讓宅邸的血肉爬上他們的身體。他們氣喘吁吁地掙脫束縛，探回頭向大廳裏望去，看著由房子所生產出來的夢魘怪物猛烈地呼嘯而過。

「房子在保護著她。」泰瓦說道。

「看起來是的。」琦夢說道。「她與這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有關聯，我確定這與她有關。而且我們有了證據。」

泰瓦皺起了眉頭。「證據？」

琦夢舉起了她在被拖出溫室之前，抓住的那本破爛小書。

「我拿到了她的日記。」她說道。

「在正常的情況下，我會認為這是對個人隱私的重大侵犯，」琦夢說著。他們在進入到第三個房間內才找到一張完好無損的桌子，也終於可以停下來確認一下她的發現。「我看過一次如莎的日記，她在裏面寫了一小段關於人是多麼容易被點燃燒傷的獨白。我甚至到最後都不確定她是不是只想要嚇唬我而已。她主要只是在安慰自己，火能夠讓她保持冷靜。無論如何，日記應該是要被絕對保密的，不要偷看，永遠都不要，但我認為我們眼下的情況有點特殊。」

「看來你是在設法說服自己要這麼做。」泰瓦說道。

「你們在凱德海姆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在我們的習俗之中，如果一件事不應該被重複的話，那麼它就不應該被寫下或紀錄下來，」他說道。「故事和傳記是用來分享的，而秘密是要吞嚥掉的，以避免被別人看到。」

「喔，好吧，她有寫日記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必需要知道情況。」琦夢說著，然後把這本小書打開到開始第一頁。

瑪麗娜的字跡秀麗，且相當清晰。琦夢開始讀出小書中的內容。

我並不想搬家，但我的想法什麼的並不重要，因為我們已經正在搬家了。這樣「對爸爸的工作會更好」，而且我將會去上「一所很棒的新學校」，他們確信我會在那裡交到「很多很棒的新朋友」。

是的。因為我們在老社區裏待了十六年，周遭鄰居只有其他一些怪人的環境下，這絕對幫我做好了在新學校裏成為社交蝴蝶的準備。我感覺比較像是隻社交飛蛾，躲在陰影裏，不被注意到

，並且希望在我找到一個可以自焚的燈籠之前不會被打扁。不過他們也不會注意到，就像他們極力試圖假裝我並不在這裡一樣.....

「這樣類似的內容持續了好幾頁，」琦夢邊說著，邊翻到下幾頁。「我認為瑪麗娜是真心的感到孤獨，而且有點害怕這次的搬家，所以她假裝成完全不在乎。但是等等，在這裡.....」

她又開始讀出書中的內容。

我在我們剛剛搬進來時，就感受到在地下室裏的這個存在，我又再次感受到它了，所以這次我下去看看我能否找到任何東西。而這次，它開口跟我說話了！他的名字叫瓦伽沃(Valgavoth)——他被在我們之前的一位屋主人給召喚到這裡並被束縛著。他們以為他會像是其他被人們召喚來做簡單任務的小型服務精靈一樣，但是在當他們意識到他是有多麼巨大，多麼強大時，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跑走了，但是他們並沒有釋放他。他一直在這裡，只有一個人。他說他可以給我一份書籍清單，可以幫助我弄清楚如何才能釋放他.....

「我認為就是在這時候她開始了進行學術上有問題的研究，」琦夢說道。「這裏面有一些是非常深奧的東西，有關於惡魔學、死靈術和靈魂束縛方面的東西，把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個壞消息。雖然這個瓦伽沃被困住了，但是宅邸卻仍是如此活躍的話，他一定還在這裡的某處。」

「就連現在也是嗎？」泰瓦問道，看起來對此很是著迷的樣子。「繼續讀下去，詩人，告訴我這個故事。」

「你真的很奇怪。」琦夢說道。

我讀完了那些書，我想我是可以放他出來的，但是我.....我並不是真的想再這麼做了。學校仍然很糟糕，又或許只是我說的太刻薄了，但是自從我們搬到這裡來以來，瓦伽沃是我唯一認識到的真正的朋友，我並不想失去他。而且，他已經被關住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了，他也對此感到非常的憤怒，儘管在我們談話時他試圖假裝自己對此並不在乎。我想如果我放他出去的話，他可能會在離去之前傷害了很多。我不想要很多人受到傷害。

「所以，瑪麗娜在某個時間點之前的本質上還是一個好人，即使她做出了很糟糕的學術決定。」琦夢說道。

「似乎是的。」

「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改變，」琦夢說道。她揉了揉她的後腦勺。「我的思緒開始在發癢了。讓我們做回我們自己就幾秒鐘吧？」

泰瓦點了點頭，移除掉魔法庇護。房子壓倒性的壓迫感又湧壓了上來，在過了一會兒之後，琦夢說道——

「好了，再把庇護放回來吧。我不想再在房子能看到我們的時候繼續讀下去。」

今天是有此以來最糟糕的一天，一些和我一起上死亡生物學的女孩決定下課後把我逼在牆角裏，她們——

那些她們——叫著我的名字——把我——推撞到牆上。

「有一大堆這種的都被潦草地塗劃掉了，」琦夢說道。「但那些剩下來的看起來很糟糕，而且紙上還有淚痕。我認為她們對她造成的傷害足以讓她哭泣了。」

瓦伽沃說他可以讓她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他可以讓她們受苦。我已經不在乎了，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

明天放學後我會邀請她們過來家裏的。

琦夢幾乎是閉住呼吸地翻到下一條紀錄——

我幹了什麼？

他帶走了她們，無數的手從牆面裏伸了出來，抓住她們，她們不停的尖叫著，慘叫著發生變化，就像他是在她們的皮膚之下移動著一樣。然後她們停止尖叫安靜了下來，他把她們拉到牆裏面去了，她們就這麼憑空消失了，什麼都沒有留下。

是我害的。他是被困住的，無論他是多麼的生氣，無論他多麼的想要傷害別人，如果沒有我的幫助他就什麼都沒法做到。是我對她們做了這件事，是我讓這件事發生。

我無法睡著，房子一直在發出吱吱作響的聲音，牆壁也彷彿在搏動著，就像她們在試著要呼吸一般。我一直認為我彷彿有聽到她們在裏面移動著，被困在房子裏面，試圖著要逃跑。

這都是我害的。

琦夢抬起頭來。「哦，不好了。」

她翻到下一條紀錄——

在我們兩邊的房子都消失不見了，而我們的房子現在又變得更大了。我認為瓦伽沃就是這棟房子，他在經過了這麼長時間之後不知道是如何辦到的。他既憤怒又飢餓，而是我給予了他權力可以開始吃掉他周圍的世界。我不能讓事情繼續這樣子下去，我必須要和他談一談。我必須找個辦法拯救我自己，並拯救我的父母。或許我無法拯救世界，但我也沒必要完全成為了一個怪物，是吧？現在還不算太晚。

琦夢合上日記，在直盯著牆壁看時順手把它放在一邊。「她正在研究著的那些儀式……憑藉四個人的生命力量，瓦伽沃就可以成倍地擴大他的影響力。只要將更多的人困在自己體內，然後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樣做，直到外面什麼都沒有留下為止。」

「你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除了這棟房子以外，已經沒有任何其他這個時空的存在剩下了。」琦夢轉身看著泰瓦，她那張恐怖屋面具下的臉龐顯得很奇怪，睜大的眼睛充滿了恐懼。「我認為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從數學的層面上來說，瓦伽沃就是全部的一切。」

從那個他們遇到跳著舞的柳條人的室外「房間」，它相連到更多相同的「房間」，之中有著森林、荊棘叢和荒涼的大小山坡。哪失帶領著他們越走越深入，穿越過各種不應該出現在這種環境裏的場景。飄萍總覺得她聽到遠處傳來河流流淌的聲音，河水沖散在石頭上。儘管這聲音根本不可能發生在這種地方，她還是想要順著它找到那個源頭，她就是想知道。

每次當他們開始感覺到自己已經成功了離開這棟房子的時候，就會瞥見露出的牆壁或半隱藏住的窗戶反射出的閃爍光芒。無論這些環境感覺起來是多麼自然，它們都是被完全封閉住的。尼科看到一座佈滿骨頭但周圍仍環繞著樹木的土丘，感到一陣不寒而栗，跟凱德海姆的石塚十分相像，但和塞洛斯的墳墓相差極多。些許的差異並不重要，只要認得相似之處，一眼看到便能知道那就是墓地。

一行人繼續前行，依然是哪失在前面帶路，溫特會在有人看向他時會鼓勵性地點點頭，表明他們仍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森林逐漸變成了灌木叢，再變成了荊棘，直到他們出現在一片寬闊的草地上，草地廣大到令人難以相信這仍然是在房子裏。連綿起伏的山丘上散佈著不少的小屋，一些小屋的煙囪裏冒著濃煙，在蒼白的空氣中留下一道灰色的條紋。就在他們這段旅途之中的某個時刻，光明又重新出現了，一開始很緩慢，然後逐漸變的明亮起來，直到他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圍在他們周遭的每一吋可怕的風景。

即使是在「室外」，房子也持續在騷擾著他們。貌似在尖叫著的臉孔若隱若現的刻在各處的樹皮上——在遭遇過柳條人之後，我們沒辦法知道這些樹會尖叫是因為它們原本就是長成這個樣子，還是因為它們也曾經是倖存者，還仍然保有神識能夠意識到自己被冰凍住的可怕命運。眼前山坡上拔地而起的成簇灌木叢，明顯的發育不良，且充滿了可疑的骨節感，給人一種隨時可能會纏住在其附近的腳，或是勾住衣物下擺的印象。

無論空氣是多麼的清新，河流的水聲是多麼的歡快，這裡都絕對不是一個好地方。

溫特發出了一聲微弱、很明顯是不高興的聲音。飄萍和尼科看向他，只見他搖了搖頭。「那裏是寧靜谷，」他說道。「是住在這裡的瓦伽沃教派的根據地。我們該回去了。」

「我媽媽一直是從這個方向呼喚著我，」哪失說道。「我知道我們來對地方了。」

「但是——」

「你不用一起來，我又沒有要求你跟著來到這裡。」

「無論這意味著什麼，我們都會和你一起去。」飄萍說道，並向溫特投去一個挑釁的眼神。

溫特嘆了一口氣。「別說我沒有事先警告過你們。」他說道，然後跟在這三人後繼續往前走。

飄萍的燦光體仍然在她的肩膀上方附近飄動著，或在她行走時圍繞著她飄浮著。尼科從空中拉出一塊碎片，在(他們)的手指間旋轉著，一邊若有所思地看著溫特。

「你說的這個邪教是什麼情況？」(他們)問道。

「瓦伽沃教派，」溫特說道。「他們宣稱暮悲邸是由他們的祖先召喚出來的一個實體所創造出來的，那個實體在這棟宅邸裏紮根後並吞噬掉所有的一切。那個名為瓦伽沃的惡魔其實和我們其他人一樣都是被困在這裡的，但他已經不再那麼介意了，因為牠現在的伙食很好。對像他這樣的生物來說，這裡就是一個完美的進食場，土地肥沃而物種繁榮。邪教教徒會獵殺倖存者，包括出生在這裡的，以及像我和我的朋友這樣的人——以及像妳們這樣的。他們只要有機會就會試著抓住我們，然後把我們拖走，要麼就要強迫我們加入，要麼就交給瓦伽沃。無論如何，那些被抓走的人都沒有再回不來了。」

「他們聽起來真有魅力。」

「他們不是。」

「我這是在諷刺。」

「我知道。」

「那為什麼——」尼科阻止了自己，搖了搖頭。「算了。那麼，這個邪教就是個壞消息嗎？」

「最糟糕的一個。」溫特冷酷地說道。

尼科看著他。「在見識過柳條人、剃刀人和花紋鬼之後，這些就是你想要稱之為最糟糕的一個嗎？」

「你會了解的，」溫特說道。他嘆了口氣。「我其實希望我們會在更後面的時間才會遇到他們。」

「所以，你知道我們是一定會遇到他們的。」

「他們在暮悲邸裏是無法避免的，他們，就和它們的噬界主宰(Devouring Father)一樣，是無處不在的。」

尼科皺起眉頭，跟著哪失和飄萍之後穿過一個門口形狀的石頭隧道，進入到隔壁的房間。

裏面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經過了幾個世紀的侵蝕而來的天然洞穴，牆壁的表面粗糙不平，天花板上佈滿了鐘乳石。地板上也長出了一些位置相匹配的石筍，但大多數地方都有顯露出刻意重塑的跡象，它們尖銳的頂部被削掉並磨平滑了，用以支撐聖燈、儀式用碗、甚至還有一大塊安放在四支石筍上，由石英所製成，純手工雕刻的巨石祭壇。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四周已安置好的裝飾品，是環境中不可改變的事實，但是遠沒有房間裏的東西那麼令人感到不安。六名人形的生物，身穿飛蛾翅膀造型的長袍，保持的十分乾淨且維持得很好，但下擺的部分卻破爛不堪。過了一會兒尼科才意識到為什麼他們的衣服狀況是感覺如此的不祥。

他們的衣服上沒有補丁，也沒有污漬。他們有幸以一種溫特從未有幸體驗過的方式照顧自己，可想而知，其他仍在宅邸裏徘徊著的倖存者也當然被拒絕在外。在這個地方，能保持清潔其實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幾個蟲蛹沿著房間的邊緣從天花板上懸掛下來，堅硬且有稜角的東西，同時給人一種像是自然卻又不自然的幾何狀的感覺，就像它們是從另一個維度給挖出來的柏拉圖式的固體物。它們的外觀被塗成了綠色和棕色的色調，當尼科正在看著時，其中一個裏面的東西抽搐著移動了一下。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光是長期盯著看，眼睛就會感到不適的疼痛感。

三個穿著更偏像溫特的人被捆綁在房間的中央處，有氣無力地在掙脫，試著要擺脫掉綁著他們的繩子。其中一人的腿上有一道看起來很兇狠的傷口，割穿過多層的衣物，直達下面的肉體，另外兩人似乎並沒有受到傷害。其中一個身穿長袍的人物——胸前緊抱著一本皮革表面裝訂的書本——正在向他們傳教佈道。

「噬界主宰還沒有明確的拒絕了你的投誠，」他說道，聲音洪亮慎重而流暢，但顯然是只為了欺騙而說出口的。「在祂的名義之下重生，你們就可能得以轉變成為充滿榮耀的存在，用門檻儀式賜與的恩賜洗除掉你們的恐懼。孩子們，擁抱這無比的榮光，不就是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嗎？不再被你們懦弱的鎖鏈拖著生活或行動，無法驕傲自信地挺立在祂的屋簷之下？」

那個受傷的倖存者開始放聲大哭。「是的，」她淚流滿面地說道。「這感覺真是太美好了。我一直都感到很害怕。」

「噓，」她的一位同伴對她嘶聲說道。「雖然他們拿走了我們的裝備，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辦法逃離這裡，我們會撐過去的。」

「我們不能了！我告訴過你了，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但你不聽，因為你想要逞強裝勇。好吧，裝勇敢並不等於不會感到害怕。」她看著那個說話的人，眼睛睜得大大的，淚眼汪汪。「我不想再感到害怕了。」

「帶走她吧。」那個發言者說著。

旁邊的其他人物——邪教徒們——移動上前，將她的束縛切開。其中一人親吻了她的額頭，另一個人則牽起了她的手臂。如同一個團體一樣，他們拉向她一起走向最近的蛹，那個蛹從中間裂開，並開始將她給吞進去。

尼科已經無法再看下去了，(他們)跳到最近的石筍上，兩隻手上都出現了一塊碎片。「嘿！」(他們)放聲喊道。「放開她！」

那個說話者緩慢而從容地轉身看著(他們)，然後看著(他們)其他的同伴們。「太棒了，」他說道。「你真的確實做到了。」

飄萍舉步向前走去，卻只是感覺到一種奇怪但平靜的感覺滲透了她的全身。但僅僅這樣是還不夠讓她倒下去的——她的意志力比這還要更強——但這影響讓突然從兩側抓住她手臂的雙手感覺就像是鐵做的一般。哪失移到她的身邊，但也被以類似的方式受到了限制，其他的鼠人也是如此，只剩下尼科和溫特還是自由的。

尼科從石筍上跳了下來，移動到溫特的側邊，顯然是想要幫助他避免也被抓住了。溫特只是低下了頭，一言不發，而邪教徒們則站起身來並抓住了尼科。

當尼科在掙扎著要試圖掙脫時，那位說話者朝著這兩個人走來。他露出微笑，將一隻讚許的手掌放在了溫特的肩膀上。「你將會受到祂最大的青睞。」他說道。

「我都做到了這一點，最好是這樣。」溫特說著，向後退了一步，並從牆上拉出了一塊鬆動的石頭。一塊堅固的花崗岩砸落在他和其他人之間，將他們和邪教徒們一起封在那個房間裏。

這本來就是一場不公平的戰鬥，一位是多重宇宙中最偉大的女劍士之一，一位是從未失手的標槍手，以及還有在神河的危險街頭學會了生存之道的哪失，還有那些已經沒有安全的家園可以回去的人們，對抗著眼前的七名邪教徒們，他們是沒有理由會輸的。

但是就在這時，他們的首領舉起手中的書本用力一吹，從書頁上飄散出一層厚厚的灰塵，在亮光下散發出閃亮的銀光，覆蓋住周圍裏的所有的一切。他們的四肢變得沉重，動作緩慢，然後眼前短暫的一黑，陷入到一種純粹與睡眠完全不同的虛無之中。

飄萍是第一個醒過來的，她因為多年以來被自己的火花在多重宇宙中給來回拉扯著，這讓她比大多數人更有抵抗力，能更快的從所有各種系統的突然衝擊中恢復過來，她才能夠最先擺脫鎮靜粉塵遺留下來的影響，並且發現自己被一些白色棉質的線絲給緊緊地綁在一根柱子上。他們現在身處在另一個相對要更大且更暗洞穴裏，這裡的牆面上外露著鋸齒狀的岩石。她可以看到她的同伴們被分別綁在房間邊緣各自的石柱上。

其中的一堵牆面被一個巨大、正在脈動著的繭給佔據住了，它正在像個心臟一樣的跳動著，它在收縮和擴張時所發出的輕柔聲音在整個房間裡迴盪著。

在這房間的正中央是另一個祭壇，在祭壇上有一個方形裝置，就像溫特身上攜帶的那個，像他們在整棟房子裏隨處可看的那些被遺棄的裝置一樣。裝置的頂部敞開著，多美代卷軸的幻影飄浮在那裡，時隱時現的，彷彿只要顯現出來就會讓她受到傷害。她的肩膀下垂著且低著頭，說話發出的聲音太輕柔了，從飄萍所在的位置無法清楚聽到。在她面前的男人則在紀錄下她所說出的每一個字。

「多麼美味的故事，」出現在她左邊的一個聲音說道。她盡可能地轉過頭去，看到那個在第一個洞穴裏帶頭主持著儀式的人就站在她旁邊，手裡仍還拿著書。「她是一個充滿榮耀的發現，一顆無法估價的寶石，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擁有她。」

「她不是物品，不是可以被奪走的。」飄萍斥責道。

「但我們卻依然得到帶走了她，」那人神情興奮地說著。「噬界主宰並沒有離開暮悲邸的興趣，這裡是一個用來養育著他的光榮的巨繭，而他也會因此變得更加強大。不過最近圍牆以外的空間發生了某種變化，讓他在現下可以將他的祝福傳播得更遠，到更多、更遙遠的新世界裏。他不再需要竭盡全力才能去打開其中的某一扇門，他所需要的只是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便可以了。」

飄萍試圖掙脫出她的束縛，她能聽到哪失和尼科的身體開始在移動著所發出的聲音。「你正在竊取她生平的故事，你要把它們交給一個怪物。」

「如果你決定繼續當個異教徒的話，那我是無法拯救你的。但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光榮的行列，我們將非常的高興。」那人說道，語氣聽起來幾乎是充滿了抱歉感。「我們已經發出了提議，你只需要接受即可。」

飄萍皺起眉頭，搖了搖頭。男人見狀嘆了口氣。

「真是可悲的浪費，不過你還有時間能改變你的答案。」

他把書夾在腋下，離開了她朝著祭壇走去，多美代的記憶在那裡無助地向著殘酷的觀眾講述著她花費了一生的經歷。

在經歷過暮悲邸的詭異安靜環境之後，拉尼卡熱鬧的聲音就像某種攻擊一般。魁渡環視著周邊，警戒著受到攻擊的可能性。這裡是他第一次見到琦夢的小巷裏面，一切都是從那裡開始的——他有刻意把地點定為拉尼卡嗎？他有特定定下這個地點嗎？他當時只是拼命想要逃離，以免為時已晚……

他感到緊握著的手掌心被某個東西刺了一下，他強迫自己把手指鬆開，發現他的掌中握著一小片沾有血跡的木頭，暮悲邸所贈送的臨別禮物。魁渡看著它皺起了眉頭，然後將他的意識投射到黑暗虛空之中，尋找著這棟宅邸那污穢的基礎。他抓住了那個基點，然後試圖讓自己進入到無限之中，跨越過虛空——

但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恐慌感瞬間籠罩住他，他的手猛地握住了碎片，同時恐懼感從他的胃底湧了出來。是輪到他的火花被熄滅的時候，讓他成為像其他許多依賴著預兆之路的人一樣了嗎？他被困住了嗎？這是否意謂著神河終於也失去了能夠快速適當做出反應的守護者？

驚慌感讓他以同樣快的速度沿著小巷匆匆朝尼米捷和其他人紮營的地方跑去。阿米娜圖和艾莊塔看到他，揮手示意要他停下來，但他仍繼續朝著隔離區前進。

就在他已快要到達的時候，尼米捷用一隻巨大的爪子抓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給拉停住了。

「魁渡，發生什麼事了？」他開口問到，態度幾乎是小心翼翼的。

魁渡停了下來。「我們被分開走散了，然後傑斯……傑斯也在那裡。」

「貝連？」尼米捷質問道。

「他拋下我。」魁渡十分生氣地看著尼米捷。「他說他很抱歉，然後就拋下我了。」

到了此時，阿米娜圖和艾莊塔才趕到了他們的身邊，義丸緊跟在阿米娜圖的腳邊。她向魁渡伸出手，然後似乎又在考慮了一下之後，又把手抽了回來。「你所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她說道。「你的火花還亮著，還沒有被炸成灰燼。問題並不在你身上，而是因為房子。」

「房子？」魁渡問道。

「它現在認識你了，它知道你會帶來的麻煩比你能提供的價值要更大許多。它不想讓你進入到它的圍牆之內。你朋友們的命運現在取決於已經和他在一起的人們。如果你作出明智的選擇，他會得到自由的。」

波費走到這一小群人面前，動作不像其他人那麼的急迫。他看向魁渡的手，它仍緊緊地握著那片斷掉的暮悲邸的碎片。

「如果你願意跟隨我過來的話，我有一個想法可能會對我們有幫助。」他說道，並示意魁渡向前走去。

由於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魁渡只好跟隨著他回到了位於庭院另一邊的工作站。時間不斷在流逝著，而且它並不站在他們的這一邊。

原文連結: [Duskmourn: House of Horror | Episode 5: Don't Give In](#)